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01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五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)
第十六回　楊志押送金銀擔　吳用智取生辰綱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第十七回

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，第6卷，第58页-第87頁

鷓鴣天

罡星起義在山東，殺曜縱橫水滸中。可是七星成聚會，却於四海顯英雄。

人似虎，馬如龍，黃泥岡上巧施功。滿馱金貝歸山寨，懊恨中書老相公。

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裡對晁盖說：「這北京生辰綱，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。」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，揪住公孫勝道：「你好大胆！却　　商議的事，我都知了也。」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。晁盖笑道：「先生休慌，且請相見。」兩個叙禮罷，吳用道：「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，不期今日此處得會。」晁盖道：「這位秀士先生，便是智多星吳學究。」 公孫勝道：「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，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賢契。只是保正疎財仗義，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。」 晁盖道：「再有幾位相識在裡面，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。」 三個人入到裡面，就與劉唐、三阮都相見了。衆人道：「今日此一會，應非偶然，須請保正　　正面而坐。」 晁盖道：「量小子是個窮主人，又無甚罕物相留好客，怎敢占上？」 吳用道：「保正　　，依着小生，

且請坐了。」 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，吳用坐了第二位，公孫勝坐了第三位，劉唐坐了第四位，阮小二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五坐第六位，阮小七坐第七位，却　　聚義飲酒，重整盃盤，再偹酒肴，衆人飲酌。

吳用道：「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，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，豈不應天垂象。此一套富貴，唾手而取。我等七人和會，並無一人曉得。想公孫勝先生江湖上仗義疏財之士，所以得知這件事，來投保正。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裡來，今日天晚，來早便請登程。」 公孫勝道：「這一事不須去了，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。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。」 晁盖道：「黃泥岡東十里路，地名安樂村，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，也曾來投奔我，我曾賮助他盤纏。」 吳用道：「北斗上白光，莫不是應在這人？自有用他處。」劉唐道：「此去黃泥岡較遠，何處可以容身？」吳用道：「只這個白勝家，便是我們安身處，亦還要用了白勝。」 晁盖道：「吳先生，我等還是軟取，却是硬取？」吳用笑道：「我已安排定了圈套，只看他來的光景。力則力取，智則智取。我有一條計策，不知中你們意否？如此如此。」 晁盖聽了大喜，擷着脚道：「好妙計！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，果然賽過諸葛亮。好計策！」 吳用道：「休得再提。常言道：『隔墻須有耳，窓外豈無人。』只可你知我知。」 [m 1]晁盖便道：「阮家三兄且請回歸，至期而來小莊聚會。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。公孫先生並劉唐，只在敝莊權住。」 當日飲酒至晚，各自去客房裡歇息。

次日五更起來，安排早飯吃了。晁盖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：「權表薄意，切勿推却。」 三阮那裡肯受。吳用道：「朋友之意，不可相阻。」 三阮方　　受了銀兩。一齊送出莊外來。吳用附耳低言道：「這般這般。至期不可有悞。」 阮家三弟兄相別了，自回石碣村去。晁盖留住吳學究與公孫勝、劉唐在莊上，每日閒玩。

話休絮繁。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，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偹，選日差人起程。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，只見蔡夫人問道：「相公，生辰綱幾時起程？」 梁中書道：「禮物都已完偹，明後日便用起身。只是一件事在此，躊躇未决。」 蔡夫人道：「有甚事躊躇未决？」 梁中書道：「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去，只因用人不着，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，至今無獲。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，在此躊躇未决。」 蔡夫人指着堦下道：「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，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，不致失悞。」 梁中書看堦下那人時，却是青面獸楊志。梁中書大喜，隨即喚楊志上廳，說道：「我正忘了你。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，我自有擡舉你處。」 楊志叉手向前稟道：「恩相差遣，不敢不依。只不知怎地打點？幾時起身？」 梁中書道：「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

平車子，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，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，上寫着『獻賀太師生辰綱』。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。三日內便要起身去。」 楊志道：「非是小人推托，其實去不得。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」 [m 2]梁中書道：「我有心要擡舉你，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，太師跟前重重保你，受道敕命回來。如何倒生支調，推辭不去？」 楊志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刼去了，至今未獲。今歲途中盜賊又多，甚是不好。此去東京，又無水路，都是旱路，經過的是紫金山、二龍山、桃花山、傘盖山、黃泥岡、白沙塢、野雲渡、赤松林，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。更兼单身客人，亦不敢獨自經過。他知道是金銀寶物，如何不來搶劫？枉結果了性命。以此去不得。」 [m 3]梁中書道：「恁地時，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。」 楊志道：「恩相便差五百人去，也不濟事。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，都是先走了的。」 [m 4]梁中書道：「你這般說時，生辰綱不要送去了？」 楊志又稟道：「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。」 梁中書道：「我既委在你身上，如何不依你說。」 楊志道：「若依小人說時，並不要車子。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，只做客人的行貨打扮。點十个壯健的廂禁軍，却裝做脚夫挑着。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，却打扮做客人，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。恁地時方好。」 [m 5]梁中書道：「你甚說的是。我寫書呈，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。」 楊志道：「深謝恩相擡舉。」 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，一面選揀軍人。

次日，叫楊志來廳前伺候，梁中書出廳來，問道：「楊志，你幾時起身？」 楊志稟道：「告覆恩相，只在明早准行，就委領狀。」 梁中書道：「夫人也有一擔禮物，另送與府中寶眷，也要你領。怕你不知頭路，特地再教妳公謝都　　，并兩個虞候，和你一同去。」 楊志告道：「恩相，楊志去不得了。」 梁中書道：「禮物都已拴縛完備，如何又去不得？」 楊志稟道：「此十擔禮物，都在小人身上，和他衆人都由楊志。要早行便早行，要晚行便晚行，要住便住，要歇便歇，亦依楊志提調。如今又叫老都　　並虞候和小人去，他是夫人行的人，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，倘或路上與小人驚拗起來，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？若悞了大事時，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？」 [m 6]梁中書道：「這個也容易，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。」 楊志答道：「若是如此稟過，小人情願便委領狀。倘有踈失，甘當重罪。」 梁中書大喜道：「我也不枉了擡舉你，眞個有見識。」 [j 1]隨卽喚老謝都　　并兩個虞候出來，當廳分付道：「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，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，太師府交割。這干係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，一路上早起晚行，住歇，都要聽他言語，不可和他驚拗。夫人處分付的勾當，你三人自理會，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休教有失。」 老都　　一一都應了。當日楊志領了。

次日早起五更，在府裡把擔仗都擺在廳前。老都　　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，

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，都做脚夫打扮。楊志戴上凉笠兒，穿着青紗衫子，繫了纏帶行履麻鞋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朴刀。老都　　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，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。各人都拿了條朴刀，又帶幾根藤條，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，一行人都吃得飽了，在廳上拜辞了梁中書。看那軍人擔仗起程，楊志和謝都　　，兩個虞候監押着，一行共是十五人，離了梁府，出得北京城門，取大路投東京進發。五里单牌，十里雙牌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雖是晴明得好，只是酷熱難行。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：

玉屏四下朱闌遶，簇簇遊魚戲萍藻。

簟鋪八尺白蝦鬚，頭枕一枚紅瑪瑙。

六龍懼熱不敢行，海水煎沸蓬萊島。

公子猶嫌扇力微，行人正在紅塵道。

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，那公子王孫在凉亭上水閣中，浸着浮瓜沉李，調氷雪藕避暑，尚兀自嫌熱。怎知客人爲些微名薄利，又無枷鎖拘縛，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行。[m 7]今日楊志這一行人，要赶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只得在路途上行。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，端的只是起五更，趁早凉便行，日中熱時，便歇。

五七日後，人家漸少，行客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志却要辰牌起身，申時便歇。[j 2]
那十一個廂禁軍，擔子又重，無有一個稍輕。天氣熱了，行不得，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。楊志赶着催促要行，如若停住，輕則痛罵，重則藤條便打，[j 3]逼赶要行。兩個虞候，雖只背些包裹行李，也氣喘了行不上。楊志也嗔道：「你兩個好不曉事，這干係須是俺的。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，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，這路上不是耍處。」 [j 4]那虞候道：「不是我兩個要慢走，其實熱了行不動，[j 5]因此落後。前日只是趁早凉走，如今怎地正熱裡要行？正是好歹不均勻。」 [j 6]楊志道：「你這般説話，却似放屁！[j 7]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，如今正是尷尬去處。若不日裏赶過去，誰敢五更半夜走？」 [m 8]兩個虞候口裏不道，肚中尋思：「這廝不直得便罵人。」 [j 8]楊志提了朴刀，拿着藤條，自去赶那擔子。兩个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　　來，兩個虞候告訴道：「楊家那廝，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，直這般做大。」 [j 9]老都　　道：「須是我相公當面分付道：休要和他鰲拗。因此我不做聲。[j 10]這兩日也看他不得，權且奈他。」 兩

個虞候道：「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，都　　自做個主便了。」 [j 11]老都　　又道：「且奈他一奈。」 當日行到申牌時分，尋得一個客店裡歇了。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，都嘆氣吹噓，對老都　　說道：「我們不幸做了軍健，情知道被差出來，這般火似熱的天氣，又挑着重擔，這兩日又不揀早凉行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，都是一般父娘皮肉，我們直恁地苦！」 [m 9]老都　　道：「你們不要怨暢，巴到東京時，我自賞你。」 衆軍漢道：「若是似都　　看待我們時，並不敢怨暢。」 [j 12]又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天色未明，衆人要起來，趁早凉起身去。楊志跳起來喝道：「那裡去！且睡了，却理會。」 衆軍漢道：「趁早不走，日裡熱時走不得，却打我們。」 [j 13]楊志大罵道：「你們省得甚麽！」 拏了藤條要打。衆軍忍氣吞聲，只得睡了。當日直到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走。一路上赶打着，不許投凉處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裡諵諵訥訥地怨暢，兩個虞候在老都　　面前，絮絮聒聒地搬口。老都　　聽了，也不着意，心內自惱他。[m 10]

話休絮繁。似此行了十四五日，那十四個人沒一个不怨暢楊志。當日客店裡，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飯行。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，天氣未及晌午，一輪紅日當天，沒半點雲影，其日十分大熱。古人有八句詩道：

祝融南來鞭火龍，火旗燄燄燒天紅。

日輪當午凝不去，萬國如在紅爐中。

五岳翠乾雲彩滅，陽侯海底愁波竭。

何當一夕金風起，爲我掃除天下熱。

當日行的路，都是山僻崎嶇小徑，南山北嶺。楊志監着那十一個軍漢，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。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凉，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，喝道：「快走！教你早歇。」 衆軍人看那天時，四下裡無半點雲影，其時那熱不可當。但見：

熱氣烝人，囂塵撲面。萬里乾坤如甑，一輪火傘當天。四野無雲，風突突波翻海沸；千山灼燄，　　剝剝石烈灰飛。空中鳥雀命將休，倒攕入樹林深處；水底魚龍鱗角脫，直鑽入泥土窖裡。直教石虎喘無休，便是鐵人須汗落。

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裡行，看看日色當午，那石頭上熱了，脚疼走不得。衆

軍漢道：「這般天氣熱，兀的不晒殺人。」 楊志喝着軍漢道：「快走！赶過前面岡子去，[j 14]却再理會。」 正行之間，前面迎着那土岡子。衆人看這岡子時，但見：

頂上萬株綠樹，根頭一派黃沙。嵯峩渾似老龍形，險峻但聞風雨響。山邊茅艸，亂絲絲攢遍地刀鎗；滿地石頭，磣可可睡兩行虎豹。休道西川蜀道險，須知此是太行山。

楊志押送金銀擔

當時一行十五人迸上岡子來，歇下擔仗，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。楊志說道：「苦也！這里是甚麽去處，你們却在這里歇凉。起來，快走！」 衆軍漢道：「你便剁做我七八段，其實去不得了。」 [j 15]楊志拿起藤條，劈頭劈腦打去。[j 16]打得這個起來，那個睡倒。[j 17]楊志無可奈何。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　　氣喘急急，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。看這楊志打那軍健，老都　　見了說道：「提轄，端的熱了走不得，休見他罪過。」 [j 18]楊志道：「都　　，你不知，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，地名叫做黃泥岡。閒常太平時節，白日裡兀自出來刼人。休道是這般光景，誰敢在這里停脚。」 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，便道：「我見你說好幾遍了，只　　把這話來驚嚇人。」 [j 19][m 11]老都　　道：「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，暑過日中行如何？」 楊志道：「你也沒分曉了，如何使得！這裡下岡子去，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。甚麽去處，敢在此歇凉？」 老都　　道：「我自坐一坐了走，你自去赶他衆人先走。」 [j 20]楊志拿着藤條喝道：「一個不走的，吃俺二十棍。」 [j 21]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。數內一個分說道：「提轄，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，須不比你空手走的。你端的不把人當人。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，也容我們說一句。你好不知痛癢，只顧逞辦。」 [j 22]楊志罵道：「這畜生不毆死俺，只是打便了。」 拿起藤條，劈臉便打去。[j 23]老都　　喝道：「楊提轄且住，你聽我說。我在東京太師府裡做妳公時，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，都向着我喏喏連聲。不是我口淺，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，相公可憐，擡舉你做箇提轄，比得艸芥子大小的官職，直得恁地逞能！休說我是相公家都　　，便是村莊一個老的，也合依我勸一勸。只顧把他們打，是何看待！」 [m 12]楊志道：「都　　，你須是城市裡人，生長在相府裡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。」 老都　　道：「四川、兩廣也曾去來，不曾見你這般賣弄。」 [j 24]楊志道：「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。」 都　　道：「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。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？」 [j 25]

楊志却待再要回言，只見對面松林裡，影着一個人在那裡舒頭探腦家望。楊志道：「俺說甚麽，兀的不是歹人來了！」 撇下藤條，拿了朴刀，赶入松林裡來，喝一聲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胆！怎敢看俺的行貨。」 只見松林裡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，七個人脫得赤

條條的在那里乘凉。一個鬓邊老大一搭朱砂記，拿着一條朴刀，望楊志跟前來。七個人齊叫一聲：「呵也！」 都跳起來。楊志喝道：「你等是甚麽人？」 那七人道：「你是甚麽人？」 楊志又問道：「你等莫不是歹人？」 那七人道：「你顛倒問，[j 26]我等是小本經紀，那里有錢與你？」 [j 27]楊志道：「你等小本經紀人，偏俺有大本錢？」 那七人問道：「你端的是甚麽人？」 楊志道：「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？」 那七人道：「我等弟兄七人，是濠州人，販棗子上東京去，路途打從這裡經過。聽得多人說，這里黃泥岡上如常有賊打劫客商。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：『我七個只有些棗子，別無甚財賦，只顧過岡子來。』上得岡子，當不過這熱，權且在這林子裡歇一歇，待晚凉了行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，我們只怕是歹人，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。」 楊志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。却　　見你們窺望，惟恐是歹人，因此赶來看一看。」 那七個人道：「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。」 楊志道：「不必。」 提了朴刀，再回擔邊來。老都　　道：「既是有賊，我們去休。」 楊志說道：「俺只道是歹人，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。」 老都　　道：「似你方　　說時，他們都是沒命的。」 [j 28]楊志道：「不必相鬧，俺只要沒事便好。[j 29]你們且歇歇，等凉些走。」 衆軍漢都笑了。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凉。沒半碗飯時，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，挑着一付擔桶，唱上岡子來。唱道：

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

農夫心內如湯煮，樓上王孫把扇搖。」

那漢子口裡唱着，走上岡子來，松林裡頭歇下擔桶，坐地乘凉。衆軍看見了，便問那漢子道：「你桶裏是甚麽東西？」 那漢子應道：「是白酒。」 衆軍道：「挑往那裡去？」 那漢子道：「挑去村裏賣。」 衆軍道：「多少錢一桶？」 那漢子道：「五貫足錢。」 衆軍商量道：「我們又熱又渴，何不買些吃，也解暑氣。」 正在那里凑錢，楊志見了喝道：「你們又做甚麽？」 衆軍道：「買碗酒吃。」 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，罵道：「你們不得洒家言語，胡亂便要買酒吃，好大胆！」 [j 30]衆軍道：「沒事又來鳥亂，我們自凑錢買酒吃，干你甚事，也來打人！」 [j 31]楊志道：「你這村鳥，理會的甚麽？來到只顧吃嘴，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。多少好漢，被蒙汗藥麻翻了！」 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，冷咲道：「你這客官好不曉事！早是我不賣與你吃，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。」 [j 32]

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，只見對面松林裡那夥販棗子的客人，都提着朴刀走出來，問道：

「你們做甚麼鬧？」 那挑酒的漢子道：「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裡賣，熱了在此歇凉。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吃，我又不曾賣與他，[j 33]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蒙汗藥。你道好笑麼？說出這般話來！」 [m 13]那七個客人說道：「我只道有歹人出來，原來是如此。[j 34]說一聲也不打緊，[j 35]我們倒着買一碗吃。既是他們疑心，且賣一桶與我們吃。」 那挑酒的道：「不賣，不賣！」 [j 36]這七個客人道：「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，我們須不曾說你。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賣，一般還你錢。便賣些與我們，打甚麼不緊。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，便又救了我們熱渴。」 那挑酒的漢子便道：「賣一桶與你不爭，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。又沒碗瓢舀吃。」 那七人道：「你這漢子忒認眞！便說了一聲，打甚麼不緊。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裡。」 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，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。七個人立在桶邊，開了桶盖，輪替換着舀那酒吃，把棗子過口。無一時，一桶酒都吃盡了。七個客人道：「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？」 那漢道：「我一了不說價，五貫足錢一桶，十貫一擔。」 七個客人道：「五貫便依你五貫，只饒我們一瓢吃。」 [j 37]那漢道：「饒不的，做定的價錢。」 一個客人把錢還他，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盖，兜了一瓢，[j 38]拿上便吃。那漢去奪時，這客人手拿半瓢酒，望松林裏便走。那漢赶將去，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裡走將出來，手裡拿一個瓢，便桶裡舀了一瓢酒。那漢看見，搶來匹手奪過來，望桶裡一傾，便盖了桶盖，將瓢望地下一丟，口裡說道：「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！戴頭識臉的，也這般囉唕！」 [m 14]

那對過衆軍漢見了，心內痒起來，[j 39]都待要吃。數中一個看着老都　　道：「老爺爺，與我們說一聲。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，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，潤一潤喉也好。其實熱渴了，沒奈何，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。老爺方便。」 老都　　見衆軍所說，自心裡也要吃得些，竟來對楊志說：「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吃，只有這一桶，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。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。」 楊志尋思道：「俺在遠遠處望，這厮們都買他的酒吃了，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瓢，想是好的。打了他們半日，胡亂容他買碗吃罷。」 楊志道：「既然老都　　說了，教这厮們買吃了便起身。」 衆軍健聽了這話，凑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。那賣酒的漢子道：「不賣了，不賣了！」 [j 40]便道：「這酒裡有蒙汗藥在裡頭。」 [j 41]衆軍陪着咲，說道：「大　　，直得便還言語。」 那漢道：「不賣了，休纏！」 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：「你這个鳥漢子，他也說得差了，你也忒認眞，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聲。須不関他衆人之事，胡亂賣與他衆人吃些。」 那漢道：「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？」 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，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吃。[m 15]那軍漢開了桶盖，無甚舀吃，陪個小心，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。衆客人道：「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。」 衆軍謝道：「甚麼道理。」 客人道：「休要相謝，都是一般客人，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。」 衆軍謝了，先兜兩瓢，叫老都

吃一瓢，楊提轄吃一瓢。楊志那里肯吃。老都　　自先吃了一瓢。兩個虞候各吃一瓢。衆軍漢一發上，那桶酒登时吃盡了。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，自本不吃，一者天氣甚熱，二乃口渴難熬，拿起來，只吃了一半，棗子分幾個吃了。那賣酒的漢子說道：「這桶酒吃那客人饒兩瓢吃了，少了你些酒，我今饒了你衆人兩貫半[y 1]。」 衆軍漢把錢還他，那漢子收了錢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着山歌，自下岡子去了。

吳用智取生辰綱

只見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，立在松樹傍邊，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：「倒也！倒也！」 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脚輕，一個個面面厮覷，都軟倒了。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裡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，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，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却裝在車子內，叫聲：「聒噪！」 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。[j 42]楊志口裡只是叫苦，軟了身體，扎掙不起。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，只是起不來，掙不動，說不的。

我且問你：这七人端的是誰？不是別人，原來正是晁盖、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這七個。却　　那個挑酒的漢子，便是白日鼠白勝。却怎地用藥？原來挑上岡子時，兩桶都是好酒。七個人先吃了一桶，劉唐揭起桶盖，又兜了半瓢吃，故意要他們看着，只是教人死心搭地。次後吳用去松林裡取出藥來，抖在瓢裡，只做赶來饒他酒吃，把瓢去兜時，藥已攪在酒裡，假意兜半瓢吃，那白勝劈手奪來，傾在桶裡。這個便是計策。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。這個喚做「智取生辰綱」 。

原來楊志吃的酒少，便醒得快，扒將起來，兀自捉脚不住。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口角流涎，都動不得。正應俗語道：「饒你奸似鬼，吃了洗脚水。」 [y 2]「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，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！這紙領狀須繳不得！」 就扯破了。「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待走那里去？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！」 撩衣破步，望黃泥岡下便跳。正是雖然未得身荣貴，到此先須禍及身。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殘楊柳九秋霜。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眉批

↑ 做身分。

↑ 是。

↑ 大是。

↑ 大是。

↑ 大有見識。

↑ 是，大是。

↑ 若還途內走，便是福輕人。

↑ 是則是矣，只是不合如此說。

↑ 是，大是。

↑ 楊志雖是能幹，却不善調停，如何濟得事。

↑ 若是已前不說，不是這番聽你了？

↑ 說得是。

↑ 好圈套。

↑ 好圈套，如何識得破！

↑ 都妙。

夾批

↑ 眞。

↑ 是。

↑ 胡說。

↑ 胡說。

↑ 眞。

↑ 也說得是。

↑ 放屁。

↑ 是。

↑ 是。

↑ 眞。

↑ 是。

↑ 眞。

↑ 是。

↑ 胡說。

↑ 是。

↑ 胡說。

↑ 妙。

↑ 是。

↑ 也是。

↑ 妙。

↑ 胡說。

↑ 是。

↑ 胡說。

↑ 妙。

↑ 好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眞。

↑ 胡說。

↑ 是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眞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↑ 妙。

回末批

禿翁曰：楊志是一勇之夫，如何濟得恁事！也須以恩結這十四人，方可商量事體；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一味亂打，衆人自然拗起來。雖然由你智勇足備，亦不能跳出這七箇人圈套了。徒自作惡耳。蠢人，蠢人！

校註

↑ 他本作「半貫錢罢」

↑ 他本多一句「楊志憤悶道：」